

湖南文徵



湖南文徵卷三十九

湖湘後學集編

辨三

純水辨

鍾聖芳

平江邑志云純水出純山。卽連雲山也。而其發源於東南者則謂之盧水。水經注曰純水出其縣東南純山西北流。又東逕其縣南。又北逕其縣故城下。右會汨水。按古吳昌縣在。今之金埠觀。故爲純水所逕。卽邑志之盧水也。會汨於故城下。在雙江口。則今之中縣坪者故城也。建於三國之吳。邑志以爲後遷者。其亦傳聞異辭者乎。連雲稱純山古無可攷。山之所出水分二源。

皆屬小溪。其入汨乃在故城之上流三十餘里。豈得逕故吳昌縣南哉。平之大溪四。在西北者三。在東南者一。純水也。四水源流遠近大小大略相似。皆會於汨。惟純逕古縣城。故獨見於經傳耳。由此觀之。邑志之廬山廬水皆古之純也。而又或以廬爲羅。其失均矣。因附於此。以正其譌焉。

詩序辨

朱景英

詩皆有序獨關雎爲最詳先儒謂關雎爲大序葛覃以下爲小序而作序之人說者不同謂爲子夏作者毛公鄭康成王肅蕭統輩也謂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者沈重也謂衛宏從謝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者後漢書也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者隋書也謂子夏意有未盡毛公更足成之者陸德明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其爲漢儒附託者韓愈也謂詩序詩人所自製者王安石也謂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者蘇轍也謂詩大序其文似繫

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人者。程子也。謂小序一言國史記作詩者之本義。小序之下皆大序。亦國史之所述。閒有聖人之遺言可考而知者。范處義也。眾說紛紛殆難縷述矣。近世竹垞朱氏以爲詩之有序不特毛傳爲然。說韓詩魯詩者亦莫不有序。惟毛詩之序本乎子夏。故毛詩出。學者舍三家而從之。以子夏習詩而明義。其序不同乎三家也。且謂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豈獨無序。直至東漢之世。侯宏之序以爲序乎。其言甚辨。然不爲無見也。去序言詩者。自宋雪山王質詩總聞。夾漈鄭樵詩辨妄始。朱子因漁仲之說。盡去美刺。揆求古始。其說頗驚俗。楊

用修謂文公因呂成公大尊小序遂盡變其說爲矯枉過正非平心折衷之論宜東萊不能心折也蓋自朱傳出而訾議紛起信者少而疑者多其尤明切攻之不遺餘力者則鄱陽馬氏之論足味已大抵謂書之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其中舉詩之賴序以明者凡數端且謂詩序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去作詩之時不甚遠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宜因其一語之贅疣片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揆索而爲之訓釋也噫斯殆文公之諍臣也夫

沅州辨

朱景英

元和郡縣志貞觀八季於龍標縣置巫州天授二季改爲沅州開元十三季復曰巫州大歷五年以境接溱浦改曰敘州一統志據此謂今黔陽縣爲唐敘州治兼據通典巫州理龍標縣之語而證以龍標山在今黔陽縣城內則唐巫治在今黔陽洵屬無疑又謂今沅州治乃唐潭陽縣而舊志誤以今沅州治卽唐巫州治其說甚精足破從前之惑矣乃或者猶以唐沅州爲疑豈知沅州之名以沅水而稱而沅水自會同流入黔陽縣西清江口與無水合已詳予無沅二水辨則唐沅州治之在今黔陽縣更明且唐王昌齡謫龍標尉其見於詩者如西江寄越弟云

沅溪更遠洞庭山。龍標野宴云。沅溪夏晚足涼風。畱別司馬太守云。遠謫沅溪何可論。送柴侍御云。沅水通波接武岡。送吳十九往沅陵云。沅江流水到辰陽。卽辰志所引。昨從金陵邑遠謫。沅溪濱之句。雖其詩全首不見本集。然莫不指沅水而言。不皆與唐沅州相證明邪。至今沅州治。實自宋熙甯閒始移置於此。絕非唐之舊矣。此誤如輿地廣紀明一統志方輿紀要諸書。猶不能免。不獨舊志爲然也。

諸葛營辨

朱景英

一統志諸葛營有四。俱在黔陽縣。一在縣東南安江。一在縣南渡名寶城。一在縣西南原神鄉。一在縣西南託口。相傳俱諸葛亮屯兵處。按水經注沅水又東與序溪水合。水出武陵郡義陵縣。酈梁山西北流。逕義陵縣治。序溪其城。劉備之秭歸焉。出五溪。綏撫蠻夷。亮率諸蠻所築也。攷義陵卽今溆浦縣。序一作敘。卽敘水。黔陽與溆爲近。其屯兵處似與酈注所云亮築城處相距不遠。然攷蜀志章武元年。先主伐吳。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屯巫秭歸。將軍吳班。馮習自巫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蠻夷遣使請兵。二年。先主於夷道猓亭駐營。自假山通武陵。遣侍中馬

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響應。又馬良傳以馬良爲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谿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是入武陵者良也。是役也武侯以丞相領司隸校尉畱守成都不在行閒。何緣得有築城一事。至亮本傳云建興三年亮率眾南征攷其經由寶道越雋。故表云五月渡瀘不宜出此。況先主敗軍之後。所云荊州三郡地皆入吳。終蜀漢之世不能復也。武侯更無緣得經此地。且水經注此條朱謀埠箋已謂秭歸以下有脫誤。蓋五溪上是脫文而良誤爲亮音近而字訛耳。黔陽縣志於山川類有臥龍巖冷水井而古蹟內又有諸葛城及諸葛營。俗語流傳不足信也。

若溪砦辨

朱景英

方輿紀要若溪砦在沅州西。宋至和中溪州蠻彭仕義作亂寇辰州界。據守若溪地。既而其兄師晏攻殺之。歸若溪地。竝以皮白峒來獻。蓋在若溪西也。崇甯三年始置若溪砦。屬盧陽縣。今仍爲戍守處。按宋史蠻夷傳。北江蠻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州十一。總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十九州皆隸焉。謂之誓下州。天聖五年命彭仕端知下溪州。明道初仕端死。復命仕義爲刺史。至和二年知上溪州。彭師寶與仕義子師黨舉族趨辰州。告其父之惡。且言將起爲亂。於是知辰州宋守信率兵數千。深入討伐。兵至

而仕義遁入他峒不可得。俘其孥及銅柱。而官軍戰死十六七。信等皆坐貶。自是蠻獠數入寇。鈔邊吏不能制。後遣使經制。大出兵臨之。且馳檄招諭之。而仕義乃陳本無反狀。願以二十州舊地復貢奉內屬。嘉祐二年就降辰州。亦還其孥及銅柱。自是仕義歲奉職貢。然黠驚數盜。卽辰州境界白馬崖下。啫溪聚眾據守。朝廷數招諭。令歸侵地。不聽。熙甯三年爲子師綵所弒。師綵專爲暴虐。其兄師晏攻殺之。納誓表於朝。竝上仕義平生鞍馬器服。仍歸啫溪地。五年復以馬皮白峒地來獻。詔進爲下溪州刺史。章惇經制南北江。誓下州峒蠻。各以其地歸版籍。師晏遂降。詔修築下溪州城。竝置砦於茶灘南岸。賜新城爲會溪。新

峇名黔安戍以兵隸黔安戍云云考彭氏所刺之州在今永順府而下溪州卽今會溪在辰州府沅陵縣之西北一百二十里源出永順縣西南流入酉水是爲北江俗呼爲北河是也仕義所據辰州界白馬崖下啫溪大抵卽今沅陵縣北二十里之白巖界山爲近若沅州之若溪峇則在今芷江縣西州志所謂若水之右是也沅州上下宋史謂之南江與北江遠不相涉況若溪與啫溪字畫亦別其不能牽附明矣至仕義作亂始末與師晏攻殺事蹟顧氏亦舛錯已多故詳引宋史以正之

李白流夜郎辨

朱景英

夜郎壤地最闊人多通稱。唐初屢以名郡縣。貞觀七年置珍州。夜郎郡治營德縣。亦理夜郎縣。乃李白長流處也。元和二年州廢。縣隸溱州。終唐之世。溱有夜郎縣。唐凡四夜郎。珍溱郡縣之名三。而沅州之夜郎縣。自貞觀八年析龍標置。初隸巫州。再隸沅州。又隸舞州。鶴州。終隸業州。至天寶二年更名峩山。白之流珍州。夜郎郡也。在肅宗乾元元年。半道承恩放還。亦未嘗身履其地。其寄王明府詩所云。去歲左遷夜郎道。今年敕放巫山陽。是也。曾子固謂其汎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試取其道里所經而次第之。與沅州之夜郎何與邪。至古夜郎國。漢爲牂

桐郡在唐夷播之閒亦絕非李白流所人率昧於夜郎所在每信口漫相指目而湖南諸郡縣志多牽綴李白流寓以爲重且傳會其詩句若武陵之木瓜山沅州之武陽山以彼吟咏實此畱顛黎邱之鬼幻憑白晝之夢空嚇豈足當通人指摘哉

後漢書南蠻傳辨

劉紹濂

南彝之稱雜見經史書云三苗詩云蠻荆史記前漢書云夜郎
卽皆南戶種類也卽南戶傳之星宿海也初無所謂槃瓠其說
者自東漢末應劭撰風俗通雜采詭俚之語標爲槃瓠之稱自
矜博洽而不知其無識不典實甚也然劭非有柱下紀載之繫
恣其醜記著爲創聞不過博文人談鋒一快耳夫何宋范蔚宗
者作後漢書冀光石渠上嗣馬班率臆拉引漫無別擇乃翻遷
固之局於西南戶傳上加入南蠻二字而援應氏詭俚之語冠
於其首無識者流增衍爲說益以滋蔓勢不能家置一喙則亦
不可不著論以破之也嘗試卽其說而辨之大抵其妄有八大

戎者山戎獯鬻獫狁之總號也。南戶從無此稱。今云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云云，則是猥以加之。武陵蠻殊駭聽覩其妄一。吳之得姓以泰伯，將軍之官自戰國。高辛氏之代安得有將軍之稱乎？其妄二。且云征伐不克，則吳將軍者其人必悍勇，其黨必繁多，其巢穴必險阻，槃瓠一犬耳，雖獍驛如獒，要非其敵。安所得其頭而銜之？其妄三。高辛氏建都於亳，今歸德府商邱縣是也。商邱至今辰郡，水陸三千餘里。中隔洞庭之險，槃瓠以一犬往返三千餘里，又銜一人頭，保無伺而奪之角而斃之者？且又安能走天塹如康莊邪？其妄四。高辛氏列稱五帝，其少女則堯與稷契之妹也，以配畜雖至愚不爲，而謂聖如高辛

氏而爲之邪。其妄五。令不可違。屈就女配。卽如其說。前者以犬
銜頭而來。今又以犬負女而走。經涉旬月。踰遠越險。如入無人
之境。而近在數舍之內。事理之必無者也。其妄六。武山石室傳
在瀘溪。非有甚阻絕也。況犬可以往。豈人不可以至。乃云遣使
尋求。輒遇風雨。震晦若迴。非人境者。其妄七。槃瓠之子。旣以先
父有功。母帝之女。立之君長。賜有印綬。厥後唐堯嗣位。南蠻爲
其外甥。虞舜旣帝。南蠻爲其親戚。二代要服之國。瓜葛歷然。何
并未見他書邪。其妄八。夫此八妄。如癩著面。有目共覩。初非吹
毛求疵也。范氏乃不能燭其紕繆。正告天下。而至援以立傳。則
非應氏之妄。而范氏之妄也。當時自謂整理無愧。又云體大思

精卽此而觀吾不知其所謂整理精大者安在也。又夜郎之侯遠在漢先其見於史漢二書者夜郎稱侯則有多同其後封王實惟元狩而牂牁立郡亦卽在元狩年閒。范氏乃援華陽國志竹姓稱侯之說若夜郎之侯始於漢武帝者且牂牁之郡顯在元狩而范氏以爲元鼎豈范氏目未見馬班二書邪。況二書西南戶傳於武帝錄至元封二年若有其事馬班先載之矣。何待常氏掇拾於後乃范氏不據正史而據雜記亦誣且僻矣。哀牢之傳謂婦人觸沈木有妊十月產子男十人其小子曰九隆共推以爲王是爲哀牢之祖荒怪不經亦本風俗通與郡無涉故不辨。

尚書今古文雜辨

張世法

尚書先儒傳漢所治。惟伏生二十八篇。武帝時增泰誓一篇而止。至東晉梅頤奏上孔安國傳註尚書。比伏生多二十五篇。凡傳記所引書語皆收入。又析伏生書爲三十三篇。竝書序共五十九篇。遂冒爲孔壁古文行於世。其書不可信。此疑之者過也。據書序中百篇。虞書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稟飫合典謨爲十五篇。其十一篇皆亾。商書自契至成湯八遷。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旣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疑至臣扈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腹俘厥寶玉詣伯仲伯
作典寶咎單作明居成湯歿太甲元年伊尹有訓作肆命祖后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亳
有祥桑穀拱生於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大戊贊于伊
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於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
乙圯於耿作祖乙高宗祭成湯有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
又作高宗之訓而其篇皆亾周書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
作分器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
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
作嘉禾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

居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告周公作亳姑。其篇亦皆亾。夫既以其序爲僞，則其亾之篇可盡斥也。篇可斥其人，其事亦盡可斥邪。嘻，亦忍甚也已。又據古文之增者，其篇若大禹謨五子之歌，亂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城旅，葵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問命，解析而增之者，其篇若彛典與堯典爲二，益稷與皋陶謨爲二，盤庚爲三，康王之誥與顧命爲二，二者是也。說者曰：此僞也。與伏生之口授不類。夫古今善言書而繁稱博引

者宜莫如孟子七篇其他則時時見於論語傳記諸說使疑者
而或別有所爲書非吾之可得而知也若祇如孔書所載則吾
據孟子論語傳記各指陳而斷其章章明白無可疑者孟子祇
載見瞽瞍夔夔齋慄非大禹謨乎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非仲
虺之誥乎論語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
朕躬非湯誥乎孟子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非伊訓乎大
學顧諟天之明命孟子予不狎于不訓天作孽猶可爲自作孽
不可活非太甲乎論語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孟子若藥不瞑眩
非說命乎而孟子又引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我武維揚侵予之疆殺伐用張于湯有光論

語亦有予有亂臣十人。雖有周親不如仁人。非泰誓乎。孟子曰。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血流漂杵。非當日之卽有是言乎。左氏傳曰。王曰。胡毋若爾考之。違王命也。非蔡仲之命乎。子曰。惟孝友于兄弟。非君陳乎。禮記緇衣。君牙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孟子曰。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非君牙乎。若皆纂其語而爲之辭。彼孟子論語傳記所引稱。豈盡自其逸書者而爲之邪。然又惡知其纂者之孰爲逸。而引者之孰爲真邪。又其中於太甲伊訓武城泰誓。前所見于孟子之言。則顯摘其篇而有其名矣。彼纂其語而又纂其篇者。何爲邪。若皆可纂而爲之書。

則書序篇亾者百居其半。何不悉纂而爲之。豈不竟曰完璧。而僅纂此二十五篇者之爲。復割裂今文之舊。分而充三十三篇者之爲。何謂邪。吾又以浹好事者之必不爲是也。且彼疑者非以其今文詞反難。而古文詞反易乎。然韓子有言。文無難易。惟其是爾。此雖在六經亦猶是也。聖人之書存什一於千百。後之人雖極力摹擬。而欲竊效其一二文辭。不惟無唐虞三代氣象。亦竝無唐虞三代之原本。何者。聖君賢相淵源聚續。不可窺測。今試問危微精一之言性命。主善協一之言學術。變理陰陽。寅亮天地之言綱紀制度。當漢之時。有劉子駿。楊子雲。其人者能爲之乎。又東漢魏班孟堅。徐偉長。其人者能爲之乎。漢魏諸人

不能而謂東晉之效清言慕風流者能爲之乎此何異於掩耳而盜其鈴之說然則爲此者究何人哉而懸擬之以爲僞也或又曰時代先後文章厚薄因之乃古文之爲是書者商書清淺反不如周書樸茂則時代更爲倒置也吾又有以明其不然夫啟與有扈戰於甘野以天子之尊統六師與一強侯相敵前後乎此者未聞也而今文竝誓獨言之且其文讀之似極平易而湯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等篇其今文亦必不盡作佶倨聱牙之語相提而論黜彼取此膠柱鼓瑟刻舟求劍而嘵嘵者千百言不已此亦疑者之過也與其過而廢也毋甯過而存之今梅頤之有是書吾誠不知其竝免於竄易附會焉與否但竟

公然師心僞作彼亦何敢侮聖人之言者先儒有知吾請爲主
其辨

序辨

張世法

吾序禹門陳君而尚有躍如之矢爲穀中引而未發者客曰子其與陳君哉何少人多石之論娓娓津津猶未離乎楚之說也則對曰吾何序序卽陳君之所自爲言耳陳君初識余色甚喜而意矜其文且曰於實則得於名則失楚之所以不亟重於天下者無大氣力以張吾軍而又能者淡自愛惜不冒一出其學以就當世大有氣力之爲故沒沒也吾將收輯楚材出而問世而力有不逮先生其爲余序之因苦其心壯其志而有是前者之序雖然抑更有說焉吾不知陳君之所謂楚者果天地山川無閒於疆域遠近之爲楚邪抑一水一石爭勝於邱壑方隅之

爲楚邪。果天地山川南嶽之靈，洞庭之富，其氣概豈遽讓於天台雁宕，菴溪清雪之勝。若猶是一水一石，則熊羆之登於山，牛馬之飲於溪，蹲踞而環列者，且交相號齧也。適自誚於柳子之文耳，何多詫焉。今陳君之於文，其能焉與否，吾尙未遑多議。然吾聞其不得志而歸里也，有觀湘之選十子之稱。夫楚豈盡於湘，十子豈足以盡楚。如得其人文數十人，不爲濫設，未得其當。雖一二人已足爲累，十何爲者。況竝無此十子者於胸中，而將歸而謀之邪。唐凌堯章學成而年尊，其文益可貴重，不宜與諸子齒。陳君欲取而弁之，竝以己文爲之附，皆非昭明慎之道。吾願陳君且靳至於古人之學，而毋汲汲於一時之名已也。

洛書卽洪範辨

潘相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二者皆出於伏羲之世。而後人乃謂洛書錫禹洪範本於洛書。愚竊疑之。夫聖人則之者。言則以作易。未云則以爲範也。洪範云錫禹洪範九疇。未嘗云錫洛書也。學者生秦火後。何從於正經外斷洛書卽洪範。或曰其軼時時見於他說。夫他說曷足信。且夫洛書理數之可以作易。不可以爲範也明矣。一與六合三與八合五居中。其位次猶圖也。惟二七與四九易位。其相合仍不異。以畫卦則老少生成錯綜有意。移而作範。一曰五行何以居下。二曰五事何以居右。前三曰八政何以居左。歷歷推之。類牽合不可通。其文云初

一曰某次二次三曰某以右前之二次下之一因而次之皆無次焉白而奇者陽爲一三五七九黑而偶者陰爲二四六八夫五行八政皇極稽疑福極何以屬陽奇五事五紀三德庶徵何以屬陰偶河圖相配皆見精義而書獨無之甚無謂矣且一二四數各五三數八五數一六數三七數七八數五九數十一天爲之歟禹爲之歟天爲之則有其點不具其數禹爲之宜則一爲一則二爲二而任意多寡於配義奚取焉如謂但取九類之合則無往不可作範又奚待夫黑白其圈縱橫其數禹始能第之成九類也然則洛書錫禹不足信洪範者禹功成受位所立治天下之大法也其言天錫猶錫王勇智云爾不必龜負爲錫

也。其述繇亦舉相反者以立言。猶言武必援文必舉紂耳。因而
附會之。謂爲治水之瑞。是猶云春秋成而麟至也。過矣。夫學者
窮理宜尊經。傳未可泥也。今質之書文。衷之易繫。察之理數。洪
範之卽洛書。其然耶。其不然耶。至謂是說也。出於漢孔安國。劉
歆。班固。成於宋蔡氏父子。則前儒之鑿妄者多矣。九以爲圖十
以爲書。紛紛者。又豈可憑。學者不信孔子易箕子本文。顧宗劉
歆。班固。孔安國之說。則是劉歆。班固。孔安國之說。勝於孔子易
箕子文耶。

檀弓記出母辨

張九鐔

檀弓篇伯魚除服。本父在爲母期之制。謂當除而不除了。無可疑。而子上章有先君子喪出母語。此傳聞之誣辭爾。記者以禮之變而存之者過也。夫謂爲父後者。父沒爲出母無服。而父在則服期。而無禫。伯魚子上皆當父在宜服期。是之謂有隆有殺。進退如禮。而子思廢禮之非明矣。吳氏妄謂子上繼兄後。以子思哭嫂則有兄。不知孔子亦有兄。未聞以伯魚繼兄後。子思兄以爲之繼後。記無明文。子思竝不及此義。而但自是所見。使子薄其母。獨不違祖若父之教乎。子思之母爲衛庶氏之母。卒不得哭之於廟。嫁母與廟絕族。子思父歿爲祖父。後欲爲之服。柳

若恐其失禮戒之故言無其時君子弗行吳氏妄謂子思支子不主祭雖父祖俱歿亦得爲出母服抑何與不喪出母之言自相悖謬乎噫嘻孔氏三母不得如太任太姒之遇亦何至不如衛共姜陳戴嬀之行一門三世視白華凱風猶有餘恫焉此叔孫武叔嬖人臧倉毀侮聖賢之所不敢言而謂較量區區服制閒可以垂訓禮經乎且其事史記無之家語削之記禮者猶存之吾直以爲傳聞之誣辭吳氏反從而實之此所謂不知而作者也

論語弟子門人考辨

張九鐔

錫鬯朱氏作孔子弟子考。孔子門人考二篇。其於家語史記所載名氏異同。辨之詳矣。至其分別弟子門人爲二。則不免於辨而失其正也。門人蓋弟子之通稱。猶稱師曰夫子曰先生云爾。朱氏引歐陽子云。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意以弟子親近。而門人乃疏遠之稱。不知特出於後世之論。以親受業與否爲差等耳。而遂謂論語爲孔子而作。所云門人皆受業於弟子者。何與。論語弟子皆呼名。或呼二三子。記者概稱曰門弟子。又曰門人。若門人厚葬顏淵。子出門人問曾子。子路使門人爲臣。門人不敬子路。孟子云。門人治任將歸。皆孔子之門人。

而非顏子曾子子路子貢之弟子也。惟曾子有疾，召門弟子及兩稱子夏之門人爲會。子子夏之弟子無疑。孔門惟曾子子夏弟子箸錄者多。顏子早卒。子路子貢皆不聞其有門弟子。且子夏之門人卽子夏之弟子也。非受業於子夏之弟子而後謂之門人。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卽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而非弟子之門人。若云孔子之門人卽非其弟子。則子夏子思之門人亦謂其非受業之弟子而可與。史記世家云：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是三千之徒皆弟子也。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獨稱顏回。回與無繇父子當各異時事。孔子故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言師弟子之益相得耳。非回先本門人而

後列爲弟子也。檀弓記師外心喪三年以明無服。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請若喪父而無服。卽所謂心喪三年猶無服也。朱氏一以爲弟子之心喪。一以爲門人之服。非惑之甚者與。又檀弓稱門人者不一。如孔子先反門人後。如門人曰鯉也。如子貢曰於門人之喪。如孔子與門人立而概以爲門人。非弟子可乎。後漢書賈逵傳有弟子復有門生。歐公跋孔宙碑陰題名云。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嘗數百人。其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是亦皆及門之人。如董生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鄭元事馬融。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使高業弟子傳授於元。是弟子可使傳業。疑孔門已有之。要之同爲先後及門。

之弟子。卽稱之爲門人。無不可也。唐以後。主司門生之稱。與東漢舉主之門生。雖皆非受業。而可自埒於門人者也。朱氏所列孔子門人。如子弓。子思。公穀。樂正。子春。公孫。尼子之徒。固有受業於弟子者。其人多不及孔子之門。且其爲時久遠。孔子已不及見矣。何得妄以論語所云門人者當之。若以當孔子時。而顏子。曾子。子路。子貢。子夏。已皆有其門人矣。而復稱爲孔子之門人。又何以別於諸弟子之門人乎。史記世家。孔子葬。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畱。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而後去。與孟子一一證合。凡論語弟子門人之說。三尺童子所共知也。

夏殷易辨

張九鐔

周禮太卜三易曰連山歸藏者當從鄭康成易論指夏曰連山殷曰歸藏杜子春云連山伏羲歸藏黃帝世譜言神農曰連山氏黃帝曰歸藏氏又各不同也禮運載孔子之言曰我觀殷道吾得坤乾焉或以非孔子之言然先儒以爲連山首艮歸藏首坤疑本諸此也首艮亦有成始成終之義焉首坤亦有陰闔陽闢之義焉但二代之易不傳卦爻之次占筮之法皆不可考有指二易皆以七八爲占及連山三十六策歸藏四十五策者亦與周易不同大都去聖旣遠僞說日生以故後之學者靡得而折中焉嘗考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餘言歸藏四千三百言王

伯厚云惜無所據抑何夏易太繁殷易太簡耶馬端臨云連山漢志無之歸藏隋志無之二書至晉隋閒始出而連山出於劉炫僞作北史明言之度歸藏之爲書亦此類耳考文心雕龍云按歸藏之經大迂怪乃稱翊斃十日嫦娥奔月殷易如此況諸子乎真可謂迂且怪也宋元豐中有毛漸僞作山氣形三墳之書有指連山爲伏羲歸藏爲神農坤乾爲黃帝皆不畫卦而名曰卦爻大象其大象皆八八而八之爲六十四者特以是強合周禮經卦別卦之文其妄不足辨余讀杜氏春秋後序云汲冢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詞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尙未播之於遠國也其書亦祇有周易而陰

陽之雜說廢。凡左史倚相所讀八索之書與周禮占人八簪八
故之文皆無復有存焉者矣。二易之亾自周末而已然。又可勝
惜哉。

三通同異辨

張世浣

有唐劉秩採古之有關治要者。本周官六典之意爲政典。二十五篇。迄於天寶而止。德宗時杜佑益以天寶而後事爲通典。二百卷。廣爲九門。分十九類。則有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刑法州郡邊防。以及田賦錢幣戶口職役諸目。宋淳熙閒鄭樵因變其義。例爲通志二百卷。倣志爲略。凡二十略。則有職官選舉刑罰食貨氏族六書七音天文地理都邑諡法器服禮樂藝文校讐圖譜金石災祥昆蟲草木等類。後馬端臨廣杜氏之成規。檢鄭氏之疏舛。附以心裁。成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爲類。凡二十有四。則有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

官郊祀宗廟王禮樂兵刑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輿地四裔等類是三通者竝傳不朽者也。而要其同異不可不辨。夫劉氏一書房瑄謂其才過劉向。杜氏病其未盡。故其書總在覆舉故實。李翰作序謂其刊列治典緝熙皇朝粹精而其道不雜。宋祁撰列傳稱其博而能約。然其析賦於田制之外。雜貢於稅法之中。敘選舉則孝秀與銓授同科。論訓典則經文與傳註相汨。他如天文五行封建世系之屬皆無及焉。馬氏評其節目未備。去取欠精。而劉昫撰經籍志習而不察。列之類家。蓋亦儼不於倫矣。鄭樵之六書七音氏族等十五略。自謂非漢唐諸儒所得聞。其職官選舉等五略。則謂雖本前人之典。亦非諸史之文。馬氏

論其天文地理器服失之太簡而五略直寫通典全文不加損益他若玉格曲名誤爲寶貨樹萱書名指爲草木信毛漸之三墳刪子夏之小序詆史遷之禮樂全用舊文譏班固之勦襲父書過矣至於貫串百家綜覈異同練氏族校六書正七音刪列史之荒蕪成六經之要典非其卓有可傳者乎端臨以宰臣之子無志于進其書考古證今門分類別雖倣杜氏實可與溫公通鑑並行其自稱敘事則謂之文論事則謂之獻若穎濱蘇氏平園周氏水心葉氏五峯胡氏數十家之說擷其菁英折衷盡善不愧一代鉅手王圻譏其詳於文而略於獻不誠誤哉總而論之杜氏之識正鄭氏之學博馬氏之所見者大其閒雖有詳

略得失之不同而要其爲紀事之書則未始有異也宋咸平中翰林院承旨宋白奉敕續修通典今已不傳樵子翁歸曾續父書亦未見行世明嘉靖閒王圻取嘉定以後及遼金元明典故撰續文獻通考二百五十四卷分合淆而簡編雜詎足與馬氏比肩而接踵耶

南嶽衡霍辨

張世浣

五嶽之名由來尙矣。說者云黃帝遊觀六合。見秦嵩華恆皆有佐命之主。惟衡山獨孤立無輔。乃與昌字力牧方期等。章祠三天。太上使命霍山潛山爲南嶽儲君。竝青城山爲丈人。署廬山爲使者。令總衡嶽以鼎鎮。舉德眞而爲主。其說已不經。然猶謂霍山乃衡嶽之副。明霍山不得爲正嶽。或乃以霍山爲嶽。其實非正。又廣雅云天柱謂之霍山。而風俗通三禮義宗云南嶽謂之霍。或又謂霍者護也。言陽氣用事盛夏之日。護養萬物也。則其說更鑿矣。夫南嶽衡山朱陵之靈臺。太靈之寶洞。上承翼軫。鈐總萬物。故名衡山。下踞離宮。統攝大師。故號南嶽。赤帝館其

巔祝融宅其陽逮于軒轅乃以潛霍二山爲之副則南嶽信非
衡山不足以當之爾雅釋山云江南衡南嶽衡山也其說確不
可易李巡云郭璞因下文霍山爲南嶽遂謂霍山今在廬江潯
縣潯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
今俗人皆呼爲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又云
漢武帝始乃名之則是武帝在爾雅以前矣豈其然乎謹按爾
雅釋山云江南衡南嶽衡山也是南嶽衡山初無二名而下文
霍山爲南嶽當是漢人因武帝徙南嶽之祭於此而後附益之
卽今衡山天柱峯與廬江之天柱峯亦不過名同而地實異耳

神滅辨

張經田

北齊杜弼嘗與邢邵論死生理。邵主人死神滅之說。弼力辨之。理屈而止。然死生之說。於理可信。卽其事亦有可證者。如後漢書武陵女子李娥物故。越十四日聞塚中有聲。發出遂活。言冥事甚悉。晉書干寶兄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寤。云見鬼神事。如夢覺。寶遂撰集古今神祇爲搜神記。遼史孩里墮馬。瞶而復蘇。言見二人引至一城。有持牘者示之牘。書官至使相壽七十七。後皆驗。此皆死而復生見冥中事者也。南史齊宗室鏗死後。有陶宏景與鏗舊識。忽夢鏗來話別云。後三十年當生某家。覺後訪之。與夢符。舊唐書崔咸父銳爲澤潞從事。有道人自稱盧老。

銳館之於家。一旦辭去。且曰。我夙當與君爲子。指口下黑子爲志。咸生志驗。其形神亦似之。宋史王氏婦梁會元兵至。於賊謀更娶。夢妻曰。我夙後生某家。今十歲。後七年當復爲君婦。隨遣人聘之。而合詢其生與婦。夙年月同。此皆夙此而生彼者也。佛家又有變受異形之謂。如鯨爲黃熊。杜宇爲鷓鴣。疾母爲龍。牛哀爲獸。彭生爲豕。鄧艾爲牛是也。他如歷代所載幽冥事甚多。難以悉數。彼執神滅之說。豈前代記載盡荒誕不足憑耶。抑其中別有說。無始以來。天地之大。往往理之所無。而爲事之所。有。不知卽事卽理。非凡夫所能測。自異說濤張。於是鬼神之說。不眩於怪。則怵於畏。浮僞日滋。而本心愈失。夫鬼神之事。不可

測其理則確切不可易而見諸聖經者易言情狀記述幽明仲尼謂物之精子思稱德之盛季札之言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孔子善之子不語神亦以敬鬼神而遠之爲智知生所以知死事人卽能事鬼皆孔氏之教也是故堯舜也孔孟也未嘗不死而其神日在天地未始滅也或有謂堯舜孔孟與草木同變滅鮮不以爲愚且妄耳以是知生爲賢智死爲明神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觀於此言俾通夫死生晝夜之道人皆思感格鬼神而交於鬼神之義亦不失其正矣

桓公子糾非兄弟辨

王紳

齊襄公弑魯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遂殺糾而君齊。王子曰糾，非桓兄也。襄公子也。桓非糾弟也。僖公子也。夫桓糾之爲兄弟，先儒言之詳矣。茲獨以爲非者，亦卽經與傳而斷之。左氏曰：初，襄公大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佗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初，大而奔明，其爲弟也。又曰：亂佗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亂佗而奔明，其爲子也。在春秋之例，本君之子稱子，其母弟稱弟。故繼世之君當先君未葬，猶書日子慶父之弑般也。日子般，襄仲之殺惡及視也。日子襄，太子野之毀也。日子野，故里克殺奚齊曰君之子奚齊，而衛人大晉初不謂之子晉。夫子於伐

齊納糾曰子糾其取子糾殺之也曰取其子糾是猶謂僖公子乎夫襄公淫虐暴逆之君也子不可大於魯仇讎也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故其伐齊也特書曰納納者不宐納也以其爲仇之子也其後之盟於柯也公及齊侯皆爵以其易世且非後嗣也可以審矣不然仲事糾糾無過而桓殺之是亦仲之仇矣胡可相哉

音韻辨

王紳

音韻之興其天籟之自然乎。聖人本自然之音以舒其衷曲發爲人文而樂章以啟。依永和聲其權輿矣。顧上自賡載下逮揆予其中漁樵之所贈荅嫗姝之所鬱吁亦可上被管絃采入輶乘三百諸篇可攷而知也。自周沈昉爲四聲部分整嚴揆之古音往往不合於是爲通爲叶以濟其窮不知可通可叶斯可正矣。不可正則亦不可通叶矣。且所以叶者謂不合於正不得已而用之也。非可正而必取於叶也。今取毛詩而讀之天皆鐵因無有爲他前者。下皆後五無有爲胡雅者。行讀胡郎事切上止今皆以爲叶。豈當時皆取其叶而不取其正邪。行露章家分谷

容駟虞章虞分公牙豈物取其同而音取其別邪至於通必其音韻相鄰而後可以兼入而吳才老之韻與杜韓詩不合杜韓真文元寒刪先六韻通吳則真與文元先與寒刪而真不通先吳庚青蒸侵皆通真杜韓庚青蒸相通而不與真通侵夏通覃則所通亦無定矣且東冬通江而江通陽則陽亦可通東冬矣真文元六韻相通而真可通庚青蒸侵則十韻皆可通矣真通侵而侵通覃鹽咸則十三韻亦可通矣吳有通又有轉陽通江轉庚庚通真轉陽則十三韻與東冬江陽四韻亦可通矣合之支微齊佳灰五韻通虞魚二韻通蕭肴豪三韻通歌麻二韻通獨用者唯十一尤然則平只六韻可以包之由是推之養可以

通董感可以通軫漾可以通送勘可以通震藥錫可以通屋上
六去六而入則唯一也何以百有六部哉又韻之所叶者尤不
與蕭通而尤叶蕭至五十三蕭叶尤至十有五麻不與支通而
麻叶支至十八支叶麻至十六支不與尤通而支叶尤至十七
尤叶支至十尤不與魚通而魚叶尤至十二尤叶魚至三十其
爲轉注者未計一韻之中可叶至數十則其餘亦何不可叶耶
爲叶音者以古人之所已用而言耳古詩三千其爲叶者何限
秦氏焚書有韻之文又豈僅於詩耶卽漢魏以後其叶之可見
者有如此耳其不見又豈有盡邪然則百有六部部皆可叶八
千八百餘字字皆可叶矣邵子湘古今韻略通從杜韓入聲屋

沃覺三韻通質物月曷黠屑六韻通藥獨用陌錫等韻不通質
月今按杜堂客二十一韻用屋者七用沃者六用職者八南直
十六韻用屋沃職亦三柳宗元佩韋賦樸用屋沃職則屋沃職
與覺一旨安在其不通邪李因篤箸唐韻選爲子湘之所稱專
取唐初盛諸公近體常用之韻彙而爲編以十蒸獨用以二十
三梗二十四迴之半至拯字上爲一部拯字以下爲一部二十
敬二十五徑之半至證字上爲一部證字以下爲一部一屋二
沃三覺十三職爲一部又與子湘不同何也且夫聲旣分四則
聲宐均以平去三十上音少一而入只十七邪陰氏刪併上
聲之拯併者何意邪孫緬唐韻部分二百有六上平自一東至

二十八山下平自一先至二十九凡上聲自一董至五十五范
去聲自一送至六十梵入聲自一屋至三十四乏平水劉氏始
併通之爲一百又七分者何因併者又何因邪明初刊修洪武
正韻刪併部分又省爲六十七韻其所省又何道邪愚謂古今
聲氣間有不同五方風土清濁各異北音之平入上南土之上
轉平務宜以方音通之天在一先聲可通真何必叶也下屬二
十一馬不通六語知當時之音必倂戶也行同於天事類於下
因韻而言可以詳推然則六書之所謂轉注者果何謂邪曰四
聲本有不同何可強之爲一轉注者東之於董送屋真之於軫
震質聲似而清濁不同必須轉而注之若東冬之叶揀慟寵誦

皆因其音而轉也。唐登禽分則其音之相通者也。虞麻不通東而不可轉。虞亦入於叶者。因騶虞之詩而誤也。古人詩有單句獨爲韻者。三頌尤多。本詩末句乃嗟歎之詞。與上章相叶。不必以本章論也。家亦入於叶者。因行露之詩而誤也。中句可不韻字。當依本音讀也。不然則當日之方音有殊巨。然古人既已有然矣。後又何必不然乎。餘皆可推而得也。然則音韻可廢乎。曰。刪而併之。使平上去各爲六。入爲一。而加以轉注之。恣行之。其非轉注而爲古人之所已通者。則亦通之。隨其方音之所合而用之。其亦庶乎其可也。

曾子易簣辨

嚴如煜

曾子寢疾聞童子之言易簣反席未安而汲論者謂聖賢行義之勇聞善則徙不以生死易也然余竊疑之華而皖者大夫之簣意當時簣之用必以貴賤殊矣曾子非大夫而季氏豈容以過賜季氏過賜而曾子豈容以過受卽交以道接以禮曾子不能以情辭亦豈必其遽以爲席耶曾子昧其爲大夫之簣而童子知之豈曾子之明反出童子下耶當疾革時聞爲大夫之簣而易之豈未疾之曾子其守義顧不如疾革耶聖賢之所以異乎人者以其平日非道非義一介之取與不苟也飲食服御舉止語默常人之視爲細故而忽之者聖賢皆謹焉非勤於小也

一事之不檢。卽以見其心之放。人欲肆而天理息矣。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古君子盡然而況履冰臨淵。終身戰兢之曾子。而有不及檢之時哉。或者曰。人孰無過。過而能改。所以爲賢也。是說也。尤不可以概曾子。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非曾子之言乎。隱微不知之地。曾子之嚴如此。施受往來之際。而乃不以禮自守耶。日用居處之間。而乃任情自放耶。不此之嚴。其所嚴者。又何事也。幸也有愛人以德之童子。一言而易之。設皆爲姑息之元與子春。則將終其身。簣大夫之簣矣。幸也爲大夫之簣。冒昧而受之。冒昧而席之。設爲大夫之冠與服。亦將不辨其可否。而遽冠之服之耶。其何以爲曾子。將以明君子改過之勇。而反以失君

子持己之嚴。世之推崇聖賢。好爲新奇聳人視聽之論。而反以失其真者。此類是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曲臺禮亦云。

湖南文徵卷四十

湖湘後學集編

辨四

九江辨

陳楷禮

九江卽今洞庭也。水經注謂資水入湖謂之益陽江口。澧水入沅謂之澧口。又謂二水入沅匯出洞庭。後來雖有遷徙總屬支流。於經流實未之有改。乃齊氏水道提綱則謂資水入湘出喬口。又分一支出林子口。夫湘水南上資水北下。相去已有百餘里。喬口之水不過湘水之支流分入資水者耳。今謂資水流出湘水。則是百餘里逆流。未免上下倒置。而益陽江口入湖之水。

大於此水幾五六倍。反置而不論中間小水分合無數。既曰入湘。又曰入沅。疊疊言之。真不啻癡人說夢。范氏風土記既謂澧水入沅。又復游移其說。謂澧水自入湖。今北家口之水爲長澧通道。風颿往來。必先入沅。逆溯二十餘里。然後涉赤沙湖入湘。所謂澹澧口者。猶昔稱也。入沅之口。直如漢口之入大江耳。若沅水之經流。大於澧水亦五六倍。又獨行數十里。迄於明山。出布袋口。而後入洞庭。春夏水漲。則沅澧通流。冬盡水涸。但有沅水一條。無所謂澧水也。是澧水之不能外沅水入湖甚明。考齊氏提綱於澧水經流入湖之處。亦茫無著落。以二公之博雅所紀如此。他可知矣。竊意二公未嘗親履其地。覩其情形。所言水

道皆常澧與長沙相通之支流捷徑得於舟人估客之傳聞遂爾筆之於書耳。

海國文徵

卷四十一

三

澧水辨

鄧顯鶴

禹貢九江其大者澧湘沅澧四水而已然澧水入沅湘水受瀟皆匯眾流以入洞庭惟澧能直達而所出之源諸說不一水經澧水出零陵郡都梁縣路山酈注出武陵郡無陽縣界唐紆山蓋路山之別名也以水經之古道元之精宜不誤矣而注與經文互異後之說者莫能審唐紆路山之所枉而說淆矣有謂澧水有二源一出澱浦者長沙府志是也有謂澧水有二源以都梁水爲經流者潛壑水道考是也有謂澧水源於緩甯卽今之高沙市水者寶慶府志是也其稱出澱浦之謬人盡知之不待辨而明者也潛壑以都梁水爲經流似得之矣而未盡也蓋嘗

論之武岡之水見於記載者四。澆水都梁水巫水夫夷水是也。其以土名者亦四。濟水渠水洞口水高沙市水是也。方志譌渠水爲都梁。又譌澆水爲濟水。求澆水而不得。遂以高沙市水當之。府志乃從而暘其說。今以圖經水道考之。都梁水卽澆水之經流。濟水乃都梁水之別名。而澆水之轉音耳。蓋其可疑者有五焉。其可信者亦有五焉。師古注漢書都梁山澆水所出。東北至盩陽過郡二。行千八百里。言水勢之雄且遠也。考高沙市水溪流一線。又上爲銅鼓巖蓼溪花園嶺。淺狹不通舟楫。曾不得比於都梁水之旁支。而曰澆水盡是焉。舍經流而求支派。其可疑一也。鄭注澆水東北逕邵陵郡武岡縣南。今高沙市水繞州

之西北向東南流出州之東。距今州治七十里。與道元所云逕縣南者相去懸殊。其可疑二也。舊志云晉析都梁分置武岡。建興二縣。其縣治之所與今不同。道元蓋指當時而言。尤爲臆說。酈注云縣左右二岡對峙。重阻齊秀。後漢伐五溪蠻。蠻保此岡。故曰武岡。縣卽其稱。今在州西五里。又名同保山。後魏時武岡縣治實未易地。其可疑三也。澧水之名最古。所受之夫夷水。邵陵水。高平水。雲泉水。酈注考核精詳。錐畫掌指。若濟水入澧。道元豈得不載。而高沙市水。又豈宜歷千百年。莫或知其水名。其可疑四也。高沙市水出綏甯縣青坡。府志云唐紮山在綏甯縣。遂以此爲澧水之證。不知酈注云澧水出無陽縣界。無陽卽今

之黔陽道元謂爲無水所經之地故以無名今之洞口水卽出黔陽縣天坪山以高沙市水出綏甯爲瀆水則亦將以洞口水出黔陽爲瀆水乎其可疑五也方輿勝覽都梁水出都梁縣西南百里武岡圖經唐紂山都梁山俱在城西南百里州之西南城步境也舊志所稱濟水發源城步正西南諸山其可信一也地志諸書武岡西南有都梁水無濟水之名惟通志云濟水出城步縣角山東流合威溪角音之轉爲洛史記洛陵侯索隱注曰漢書作路後人引都梁有路山爲證則路轉音爲洛洛又轉音爲角其可信二也酈注東北逕零陵郡武岡縣南又逕建興縣都梁縣南是瀆水由武岡縣之南歷建興都梁而後東北逕

邵陵縣之北彰彰矣。明史地理志武岡州東有都梁廢縣邵陽。縣西有建興廢縣。二縣今不能指其何處。然皆在州東之境無疑也。今土人所指之濟水迴繞城南折而東下。逕邵陽縣北。歷如繪。若如舊志則不必逕武岡縣南。但云東北逕邵陵縣之北足矣。其可信三也。舊志云今高沙市水入濟水處名瀆巫溪。瀆巫一曰瀆無。以謂瀆水無陽之名猶未盡泯。不知言瀆巫溪可以證濟水之爲瀆。言入瀆巫溪尤可以證高沙水之入瀆水。而高沙水之非卽瀆水明甚。其可信四也。一統志寶方山一名瀆勝山。明會稽張元忬云。禹貢九江瀆居其一。發源於此州。而寺適當其勝處。故名瀆勝。今按寶方山在今武岡城東五里。瀆

濟水若舊志所云遠在七十里之外。濟勝之名何以稱焉。其可信五也。然則高沙市水非濟水乎。曰是也。是則烏乎辨也。曰諸書固言之矣。濟水有二源。其南源爲都梁經流。其北源則高沙市水。故謂高沙市水爲濟水之北源則可。謂高沙市水獨專濟水之名則不可。然則濟水之名非乎。曰非也。諸書無稱濟水者。潛壑所謂土名也。濟之譌濟有說乎。曰酈注濟水謂之大谿水。濟與谿諧。谿又與齊諧。因濟而呼爲谿。又因谿而轉爲濟。故謂濟水爲濟之南源則可。謂濟水而非濟則斷不可。明史地理志。武岡西南有都梁水。東北流入濟水。亦仍方志之誤耳。且稱都梁水亦不言濟水。尤可以證濟之卽濟也。

楚國無詩辨

王泉之

二南皆楚詩。誰云楚無詩哉。朱子謂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謂之周南。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固是也。不思周國名。文王西伯也。卽遷於豐。而國名仍舊。何以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已也。又何以言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繫於天子也。其說誤矣。文王未嘗爲天子。而誣文王爲天子。反以詩譜所引孔子三分有二之言。以爲證。而誣文王分岐周故地。以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夫子之言三分。

天下有其二。就人心而言也。言天下之人心三分有二。歸周。文王猶以服事殷。所以爲至德。若於春秋傳所云歸文王者六州。及詩譜言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直叛臣耳。尙何至德之有。旣不能辟國寢廣。而岐周片壤。焉有采地可分。周公召公乎。卽以詩譜而論。雍梁荆豫徐揚皆被其德。胡爲二南均未言及。而僅言先及於荆之江漢邪。朱子旣忘卻鬻熊爲文王師。又泥著孔疏釋詩譜之言。因亦曲爲之辭。誠如詩譜紂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劻之諸侯。是在未遷豐以前。六州業已皆被其化。而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其言已自相矛盾。周

召先未分有采地何言分歧邦周召之地未得天下何言稱己
所職之國謂非誣乎惟是鬻熊既爲文王師文王之德化熊知
之最深傳之國人故周南無召伯之巡行而刈楚刈蕞伐枚伐
肄之士女皆能俗易風移尊君親上而與公姓公族同播休美
於聲歌非楚詩而何召南皆楚詩非惟江有汜三章云然也惟
何彼穠矣一詩插入其中則不可解毛傳以平王之平訓正而
齊侯之齊似當訓一何以於齊字獨無所訓乎齊東北之國於
南渺不相涉列之召南何爲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
胡公王姬爲媵今何得適齊侯之子何休曰事無所出未可遽
信也或以尊故命同族爲媵其說亦通其言王姬下嫁者武王

因鬻熊爲文王師故以其次女嫁於鬻熊之子孫傳是以謂武
王女文王孫孔疏云德能平正天下稱爲平王余謂德能齊一
諸侯亦可稱爲齊侯若以平王爲宜曰齊侯爲襄公諸兒則謬
矣宜曰之詩何得列於文武之時平王之爲文王無疑齊侯之
爲楚侯又何疑哉不得謂楚爲子爵不可稱侯婚禮從其隆也
是召伯巡行南國在武王時不在文王時明矣弟不臣師故熊
繹在成王時始封於楚且南爲楚詩非余之臆說楚鍾儀繫於
晉晉侯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二南
列風詩之首故曰風其不名爲楚風者因鬻熊也鼓鍾之詩曰
以雅以南劉炫之釋云南爲二南季札觀樂工歌周南召南不

獨鍾儀之不忘舊而琴操南音也。南爲楚之土風由來久矣。誰云楚無詩哉。鄭漁仲曰。周爲河洛。召爲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於此。屈宋以來。騷人墨客。多生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爲作詩之始。楚南有詩。豈余之私言哉。

古文尙書分合辨

王泉之

尙書何以有古文二十五篇也。東晉梅頤僞上漢孔安國書序。謂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又云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字。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夫伏生所傳之書。固有文義可考。而二十五篇非伏生所傳。又何以定其文義乎。又云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伏生髦年窮經。以其所熟習者授於人。

斷無以分者而故合之之理。又云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既悉上送官藏之書府。又復承詔作傳。胡云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不復以聞乎。余考魏何晏論語序云。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邢昺引其王本傳疏曰。王初好治宮室。壞壁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音。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卽謂此論語及孝經爲傳也。故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言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爲傳。并未言另有古文尙書也。論語孝經安國嘗自註之。馬融包咸鄭元等亦各有註。如果因巫蠱事發。

未行註之者固無可註引之者亦無可引漢宣帝命疏廣傳太子何由通論語孝經乎劉向又何從參校古文孝經省除繁惑乎如果二十五篇同出孔壁馬融作傳鄭康成作註安國亦自爲註何以康成之註書序有汨作九其典寶肆命原命而無仲虺之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十三篇邪又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有云孝文皇帝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又云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憫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遠矣及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

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之難，倉卒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迺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雖未言及論語孝經，其所稱書十六篇者，卽三事之一。孔壁所出，獻自安國。漢人謂之逸書十六篇。後漢衛宏杜林賈逵許慎等，皆爲其學，未有註釋。而經文并亾於晉永嘉之代，不可復見。無所謂二十五篇也。何待梅賾始行獻之於上乎？甚矣其謫也。惟是列諸學官，遵循已久，以一知半解之小儒，咄咄稱辨，何異蚍蜉之撼大樹，第念修慝，辨惑聖人所取，試就其所分者言之，堯典而冠以虞書，無所謂舜典明矣。此蓋

史臣合傳體也。大學引書獨稱帝典，惟孟子則稱堯典，其所稱引皆舜典中語，可知二帝同典，非自伏生始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故曰唐虞之際，實天地亨嘉之會，合二典爲一典，用意良深。非如後世作史者，一帝一紀，一臣一傳之例也。慎徽五典一節，緊跟我其試哉一句，烏可割裂。余嘗聞之師曰：所謂試者，非試其刑于而已，將試其可陟帝位否也。慎徽五典，試之以司徒，納于百揆，試之以冢宰，賓于四門，試之以四岳，納于大麓，試其德之堅定，或詢事，或考言，皆試也。乃言底可績，夫然後陟帝位，試之之義，豈漫然云爾哉。由堯遞舜，神聖萃於兩朝，天工亮庶績，熙堯之峻德，卽舜之峻德；堯之放勳，卽舜之放勳，所謂二帝

合傳分之者胡爲乎。皋陶一謨亦諸臣合傳體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二句實爲一篇主腦。故以皋陶終始之。其閒明刑教稼工虞水火五色五音煇視悅聽而羣策羣力各奏其能無非發明允迪厥德之意。凡篇中曰字言字歌字俱從謨字生來。祖考格羣后讓鳥獸。踰鳳凰儀皆烘染一諧字耳。其要在君德之迪。故臣皆責難於君。其成在臣弼之諧。故君亦責難於臣。知人安民盡之矣。虞廷所以稱至治也。孟子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又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禹旣受禪。虞史成於夏時。謨首皋陶又何疑焉。固不必析益稷而爲二。更不必冠禹謨而爲三。今試就禹謨言之。允執厥中本之論語。惟

危惟微本之荀子。其言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蓋引古道經語也。此篇前又有虛壹而靜，及傾則不精二語，遂采竄精一二字，隳括爲四字，復續以論語允執厥中爲十六字，論語曰舜亦以命禹，則舜之所言卽堯之所言也。若於堯之言有所增加，論語不足信矣。人心道心正是荀子性惡宗旨，而後世奉爲虞廷心法之傳，可哀也夫。夫人止有人心，道卽具於人心。中庸所言率性之謂道是也。當惻隱自能惻隱，當羞惡自然羞惡，辭讓是非皆然，何嘗另有一心哉。不失此本心，無有移換，便是允執厥中。故孟子言求放心，不言求道心，言失其本心，不言失其道心。夫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不失人心而已。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十二字未經孔孟言之其爲摭拾荀子豪無疑義
實理學道學之蠹且其中君臣相諛已失都俞吁咈之旨德必
若舜禹而後有天下禪位豈可以言功哉稽首固辭尤多僞焉
無怪乎南朝五季以功而啟篡奪新莽魏丕以詐而言揖讓是
皆可以禹謨藉口也而無稽之徒遂以舜既讓位於禹禹卽逐
舜南奔客死蒼梧之野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再征苗誓師諸多
可疑之處苗民蓬居野處蠢誠蠢矣無城郭宮室榛榛狉狉不
識聲教文物何以有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之事我國家懷以
文德榮以衣冠躋之士林始知向化當日恐未必然也帝典曰
竄三苗於三危是禹貢之言不敘指其竄者而言也呂刑之言

無世在下乃絕厥世。指其分北者而言也。何嘗加以征誅哉。梅書不過以孟子殺三苗於三危之語。真謂禹有征誅之舉。不知三苗距三危地隔萬里。於三危而殺三苗。無此情理。古篆偏傍多混。殺字實投字之誤。觀於莊子可知矣。信有此謨。帝典呂刑尙可信乎。干羽周制也。唐虞時無之。后夔典樂未嘗言及。如果干羽一揮而七旬苗格。誅固不必竄。又何爲不待智者而知其僞矣。梅書因禹之受禪無徵。遂以論語四海困窮。孟子夔夔齋。標左傳德乃降等語。衍成此篇。而以爲未經伏生所見。謬矣。其分盤庚爲三篇。蔡氏亦謂今文本合爲一。則上中下三字俱可刪矣。湯自中葉流離播遷。子孫不常厥居。勞民疲眾。本非善舉。

盤庚授天述祖。忱以刑罰懼以鬼神。所謂重巽以申命也。通篇以不能胥匡以生爲主。極言不可不遷。天之斷命言不遷之害。天其永我命言遷之利。末節言奠厥居既遷時事。言正厥位既遷後事。曰大命曰民命。曰敢恭生生曰生生自庸。俱是關合首節胥匡以生斷命永命正旨。首尾相應一氣呵成。必欲割裂而分爲三。則意致索然矣。其分顧命而別爲康王之誥。蔡氏嘗言此四字可省。蓋知伏生所傳爲不誣矣。顧命者成王將崩。顧太子羣臣命之也。首節敘顧命二字正面。所以立案。次節敘顧命二字實際。所以詳其事。末節敘顧命二字歸宿。所以終其義也。首言訓命以昔君文王武王起。中言冊命以荅揚文武關合。末

言聽命以昔君文武迴應。而一顧字又於一二伯父句中借點。是羣臣不負所託。元子不負所付。而成王顧命之事畢矣。豈可強爲分割哉。尙書於伏生所傳二十八篇之外。其所稱古文者。辭多淺率。義不深蘊。首尾不應。次第不分。或疊牀架屋。或貌似神非。旣無帝典皋謨之精光。又欠周誥殷盤之寶貴。卽以泰誓論其出最晚。在漢文帝時已書缺簡脫矣。故見於史記書大傳。僅止上下二篇。至唐以後竝失之。今其書雖援孟子所引泰誓之言。其閒怒罵聒聒。不啻鬪口爭舌。豈武王之所宜爲者。不得謂孟子曾引之。而遂以爲真也。卽如堯曰咨爾舜等句。見於論語。而梅書敘入禹謨。放勳曰勞之來之等句。而帝典未錄其詞。

孝乎惟孝本係一句。此孔子所引君陳之語。梅書截去孝乎二字。以惟孝接下。友于兄弟連讀。僞乎非僞。可知書經孔子刪定者皆逸書也。與逸詩同。亦不得謂孔子刪之而復引之。之爲可異也。漢武帝時有僞泰誓。合伏書爲二十九篇。司馬遷嘗引白魚入舟。火流王屋之語。撰入周之本紀。至晉僞古文尙書出。而僞泰誓始廢。其先梅頤而傳古文者。則張霸僞古書百兩篇也。漢藝文志稱古經十六卷。卽劉歆所云書十六篇也。傳記所引書在梅頤二十五篇之內者。鄭元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竝指爲逸書。非余一人之私言也。唐孔穎達稱一代鴻儒。而以梅頤所上之二十五篇爲真古文。從而義疏之。豈劉歆移讓博士一

書竟未之寓目乎。惜孔壁古文亾於西晉之亂。故孔穎達無以證晚出之僞。其首辨梅書之僞者。宋吳棫才老也。繼則朱子亦言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不是前漢人文字。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傳是魏晉人作。託安國爲名耳。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爾雅。於梅傳古文。一則曰安國僞書。再則曰安國僞書。是猶以僞書誣安國。而不知安國所傳之古文久亾於西晉也。而爲之弟子者。正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乃明背師承。仍遵舊說。使梅書終信於世者。蔡沈之過也。元初吳澄箸尙書纂言。獨取今文。引朱子所言伏生使其女傳言以教晁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

二三以其意屬讀而已。其閒缺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爲古書。又謂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草廬旣知辭義古奧。其書有何難通。而謂以意屬讀多缺誤顛倒。又烏知伏書之妙哉。至稱梅頤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千年古書最晚乃出。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是明知其僞而猶疑之何也。不知古文尙書出自孔壁。在漢成帝時。已發秘府而列學官。卽伏書所傳亦出屋壁。劉歆言之詳矣。伏生使女傳言教錯之說。始於魏晉閒衛宏所言。朱子殆忘劉歆移讓之書也。明焦竑之論尙書曰。始伏生授晁錯書二十

八篇。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僅此耳。至東晉增多二十五篇。卽所稱壁藏書也。考漢志有古經十六卷。以其後出。別於經。其慎如此。唐人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廢。近吳幼清敘錄。悉還伏生之舊。而趙子昂歸熙甫之流。各著爲書。靡不懸合。朱元晦嘗深疑之。而未及是。今學官既有著令。學士大夫。循習不辨。遂使唐虞之遺。掇拾於故老者。盡亂於後人之手。而不覺。可勝惜哉。故余臚列諸家。而特著其事。俟廣石渠白虎之義者。有所考鏡焉。竝之言如此。我

高宗純皇帝鑒定四庫書。採梅鷺闔若璩之議。以梅氏書爲非真古文。自是以後。學者始得。知所折衷。惟是梅鷺所著。尙

書譜於梅書所摭拾補綴湊合者一一還其來歷俾梅無所掩飾而於分合二字究無發明閤若據作尙書古文疏證其辨別梅書之僞可謂不遺餘力其引郝敬所云堯舜一德故二帝併典五臣同心故皋陶合謨之句爲非蓋合於漢藝文志有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卽安國所獻壁中書一語也又班固於四十六卷之下自注曰爲五十七篇顏師古於五十七篇之下引鄭康成敘贊注曰本五十八篇後又亾其一篇遂以康成所言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亾謂所亾者爲武成強爲分次以合五十七篇之數遂以堯典爲一篇大禹謨爲十三篇皋陶謨爲十四篇益稷爲十五篇盤庚仍分三篇爲二十九篇顧命爲五十一篇

康王之誥爲五十二篇。又以五十七篇釐爲四十六卷。卷一則堯典。卷二則舜典。卷五則大禹謨。卷六則皋陶謨。卷七則益稷。卷十九則盤庚三篇。卷三十九則顧命。卷四十則康王之誥。以強附四十六卷之說。是仍以合者而故分之也。其所引朱升浙江省試策對所云。今文古文篇有分合詞有難易。觀其文理之相接。則可見其始合而今分矣。觀其體制之迥殊。則可疑其彼何獨難而此何獨易矣。等語。閻若璩既知體制之迥殊。以梅書之易者爲僞。伏書之難者爲真。何以不察文理之相接。又以梅書之分者爲是。而伏書之合者爲非。附會史傳自相矛盾。則又不可解矣。今卽閻氏所自言者以質之。竝與世之讀尙書者共

質之當不以余之辨分合者爲鑿空之言也若毛奇齡之爲梅
書雪冤不誠妄矣哉

周公殺管叔辨

王泉之

周公殺管叔。誣之者左氏。成其誣者司馬遷。自古文尙書出而疑獄定矣。天下後世無不以爲周公殺管叔者。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誠有慨乎其言之也。若以其殺管叔在居東之日。是時流言騰沸。王旣疑公。公何敢殺叔。旣避而居。已無殺之之權。謂居東爲東征者非也。金縢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罪人者管叔也。罪人斯得者成王殺管叔是也。周公以管叔爲罪人。有是理乎。是殺之者成王。非周公也。又曰。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言于後者殺管叔之後也。管叔旣殺。周公收其屍。常棣之詩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此其證也。序以爲閔管蔡之失道，初未嘗以爲周公誅管蔡也。朱子釋詩乃云：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是周公不止殺管叔，兼殺蔡叔，又與左史尚書相悖謬矣。無惑乎墨翟韓嬰劉向之徒，均以爲周公誅管蔡也。汲冢周書曰：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於郭陵，未云殺管蔡也。而文致其說者，且以爲管叔既經，周公戮其屍，夫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豈肯以已死之兄而戮其屍，達孝者顧如是乎？周書雖不足盡信，而言祿父北奔，亦可援爲東征之據。試卽鴟鴞之詩而細繹焉，其情哀其志切，其視武庚實爲不共之仇，曰鴟鴞者，比武庚也。曰既

取我子者喻管叔已死而蔡霍已放也。何得謂周公殺管叔哉。或曰成王殺管叔。康叔實與聞之。詩傳曰管叔封於邶。與蔡叔霍叔康叔監殷。四國害周公。康叔諫不聽。三叔遂以殷畔。康叔憂王室。賦柏舟。維時兼司寇。或然也。管叔之殺。天倫之大變也。周公既已避居東土。王殺叔而公不能救。於大誥則曰若兄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於康誥則曰于弟弗念天顯。兄亦弗念。鞠子哀。於無逸則曰人或譎張爲幻。不寬綽。厥心亂。殺無辜。無言不痛。其言西土人亦不靜。傷叔之死而閔其失道也。其言知我國有疵。痛王之殺叔而公不能救也。故於康誥奉前人之訓。動一本之思。使追念先德。敦天顯以濟時艱。告康叔兼以

告成王也。朱子釋東山之詩。謂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直以居東爲東征之年。殆未卽孟子之言而思之邪。孟子謂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滅國五十。非其明徵歟。先儒皆以此行爲討管蔡誤矣。且謂大誥之辭。緩而不切。徒歸重卜筮。不知管叔叛。徐奄又叛。周京僻在西隅。朝歌以東。薄海五十餘國。皆挾武庚而叛。公既於王殺管叔。而隱痛之。不得已。奉王東征。誅武庚。滅諸國。豈欲殄殷哉。武庚誅。微子封。聖人之心。仁至而義盡也。折之。以卜示之。以天。而推本於武王。安危之勢。不兩立。殷亾。周興。天也。質諸鬼神。而無疑也。孟子之對陳賈。不過曰。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而以爲周公之過。未嘗言殺管叔也。余故依經斷經。決以爲成王殺管叔於周公居東之日。非殺於周公征東之年。與世之讀鴟鵂東山金縢大誥者。共證於孟子以辨此疑獄也。書其可盡信乎哉。

孔子使子貢亂齊存魯辨

王泉之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陳恆弑君已在孔子絕筆之後，而猶沐浴而朝正告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曰：「陳恆舉大賊也。」曰：「弑君，彰大惡也。」曰：「請討正大義也。」公以爲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又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其所謂不敢者，不敢養奸，不敢從惡也。而家語載孔子語子貢之言，謂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彊晉以敵吳，使吳亾而越伯者，賜之說也。斯言也，何言也。亂臣賊子之言也。烏可以誣我孔子乎。直不知有沐浴請討之一事也。越絕書史記皆稱田常將作亂，憚高國鮑晏欲移兵以伐魯。孔子使

子貢如齊。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則是陳恆弑君之舉，皆孔子使子貢成之也。考之春秋，哀公七年，吳徵百牢於魯，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八年，夏，齊人取謹及闡，是兵未加而與之邑。冬，復歸之，厥後因胡姬而齊使如吳，請師伐魯。冬，及齊平。九年，齊使孟公綽辭師于吳。冬，吳使來儆師伐齊。十年，公會吳伐齊，夏，公至自伐齊，齊人弑悼公，赴于師，齊人敗之。吳師還。十一年，公會吳伐齊，戰於艾陵，獲齊國書，叔孫未對，賜甲之命。子貢進而對之。吳將伐齊，越率眾以朝，子胥懼而諫之。子貢未嘗與其謀也。十二年，夏，公會吳於橐皋，吳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焉。及吳藩衛侯之舍，子貢束錦以

見太宰十三年公會晉侯吳子于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
二隧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卒之吳釋
景伯之囚寢伐宋之欲而及越平吳之不振非由於子貢之說
也十四年夏陳恆執其君寘於舒州旋弑之是正孔子請討之
時也而吳之滅也在哀公二十二年孔子之卒也在哀公十有
六年吳亾越霸之說其信然乎其誣也司馬遷乃謂吳晉爭疆
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遂圍王宮殺夫差而
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直以子貢開後世游說之門而實
有其事是皆滅經毀聖而妄自牴牾者也尙得謂之信史哉彼
家語越絕書又何論焉

西狩獲麟辨

王泉之

春秋書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杜預註之曰：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也。十六年夏四月己丑，經書孔子卒。杜預註曰：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孔子既絕筆於獲麟之句，是十四年春及十六年夏四月以前所書之經，皆非孔子所修之史也。杜預謂孔子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是書孔子卒者，魯之君臣也。孔子修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獲麟以後所書之經，果魯之君臣歟，抑

游夏之贊辭歟。吾不得而知也。己丑爲五月十二日。而非四月十八日。何以經誤而傳亦誤也。是西狩獲麟之句。恐亦非孔子絕筆所書者也。夫麟爲生孔子之瑞稱聖獸焉。其口嘗吐玉書。豈人所能獲者哉。爾雅釋天云。冬獵爲狩。春秋書公狩于郎。見於桓之四年。書公及齊人狩于禚。見於莊之四年。此之所書西狩者。不書公。其非公也明矣。非公而書狩。孔子豈肯濫以予人哉。孔穎達疏曰。虞人自修常職。公卿不行。故不書狩者名氏。此狩常事。本不合書。書之爲獲麟。故也。虞人賤者。止可書獵。又胡爲而書狩邪。如以獲麟而故書狩以褒之。非春秋法。獲麟之句。信非孔子絕筆之書也。孔子之生也。麟嘗見於闕里。聖母以紱

繫其角。是麟之爲祥瑞。人人皆知之矣。未見其爲不祥而棄之也。何鉏商獲麟以爲不祥而賜虞人乎。鉏商獲而賜之。而孔疏以爲虞人自修常職。又何說也。家語云。子鉏商采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而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公羊傳曰。西狩獲麟。何以書。紀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采薪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故孔疏亦謂書之爲獲麟故也。如果薪采者獲之。非惟不宜書。狩亦不得稱獵。大之云者。何爲乎。麟之爲物也。王者至仁。乃出。不履生草。不踐生蟲。游必擇地。詳而後處。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阱陷。不罹網羅。采薪者焉能獲之。而折其左足。

哉斯言也其信然歟其傳之非其真歟抑猶乙丑而譌己丑者歟獲麟一事也左氏公羊家語互異其說其將何以適從乎然則經何以書其殆游夏之輩以麟爲生聖之瑞傷夫子終老尼山抱道不行伐檀削迹所入不合故託爲麟之無所應出而遇獲以寄慨焉是春秋之書麟亦猶論語之歎鳳也而附會其說者遂謂麟之真獲聖人見而生感始絕筆焉且以爲抱麟解紱而泣豈所以擬我孔子哉爾雅疏載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脚麟而狩所獲者其爲麋脚麟乎其非麋脚麟乎若以爲瑞麟則吾未之敢信

周禮闕冬官辨

王泉之

考工記周禮冬官之書也。其言曰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六職者，即天地四時之職也。百工與居一者，冬官所屬之官皆可言百工也。曲禮言五官，繼以六工，列六工於五官之後，亦此意也。官制稍殊，是殷禮雖因而未嘗損益者也。司空掌邦事，堯時無司空，故帝曰疇若予采，采事也。驩兜曰共工，方鳩僝功，工官名也。舜命禹治水而宅百揆，始有司空之名。故鄭康成註考工記曰：唐虞以上曰共工，賈公彥疏：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有強瀆，必有成功，改命司空，以官異之。禹登百揆，後更名共工，是其事也。可見禹以司空而宅百揆，工即無所繫屬，舜

又曰疇若予工僉曰塋哉帝曰俞咨塋汝共工仍其舊也故言
工虞水火皆官也左傳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杜預
註共工氏以諸侯霸有九州有水瑞故以水紀事以水名官又
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杜預註共工在大皞後神農前
以水名官者其子句龍能平水土故死而祀爲后土可見唐虞
以前無司空皆以共工而平水土也禹治水何以易共工爲司
空冬水司令也水歸冬旺至冬而反潤柔而善藏也天一生水
乾初主潛藏之謂也故禹之治水行所無事法其潤而藏也董
子曰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地冬官之所以無事而
名司空者以此其事皆散寄於五官猶官府六屬不繫於冢宰

而繫於小宰。小宰職云六宮之屬三百六十。今按天官之屬六十有三。地官之屬七十有八。春官之屬七十。夏官之屬六十有五。秋官之屬六十有一。冬官之工二十有四。合三百六十之數。而多一官卽冢宰。冢宰無事也。周禮上澆。周天三百六十之實數而名官。王者繼天以立極。冢宰代天而宣化。天無爲而冢宰兼攝乎百職。冬無事而司空總理夫百職。職是故耳。冬官何嘗有闕哉。司空平水土。自禹之治水始。司徒之爲地官。則自周禮始。如謂司徒掌邦教。司空掌邦土。義當更正。則宗伯當爲司徒。而司空當稱地官矣。可乎不可。周禮以司徒充地官。則地官之宜兼水土明矣。而教卽寓乎其中。周禮隱藏冬官。錯列六屬。其文

變幻莫測。而以考工記附於五官之後。離奇變幻。則又不測之謂神矣。以爲補冬官之闕。直癡人說夢也。儀禮爲周公所作。周禮亦爲周公所作。儀禮篇終有記。不以爲補。而於周禮篇終。獨言爲補。何也。五官之文直而正。考工之文曲而奇。文筆之妙。猶樂終亂之以武。六師振旅。正出而奇歸也。賢賢者何足以知之。考工所言之器。五官所用之器。所言之灋。五官所共守之灋。夫人日用而不知者。惟器爲然。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爲備。易繫辭云。形乃謂之器。成而用之。謂之灋。民咸用之。謂之神。天工人代。利用前民。國家之事。何莫非工。國家之用。何枉非器。日用飲食。城郭宮室。車馬衣服。禮樂征伐之器。皆資於百工。是五官分布。

其體考工闕實其用有五官烏可無考工哉故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唐虞之以共工名官良有以夫或曰冬官之屬六十考工僅三十而猶闕六闕而又闕也其闕三十者非闕也分寄於五官也其闕六者亦如五官之屬尙闕十一有官而無事僅存其名而已是以不列於三百六十之數也俞廷椿王次點皆以冬官爲未亾錯見於五官先儒莫之能辨遂以考工記補之也邱吉甫冬官補亾自載師封人以迄川師邊師凡五十四合俞王兩家之說而損益之亦以冬官爲未亾所亾者惟王建國至以爲民極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國二十字及大司空小司空一條爾朱竹垞謂考工記不可補冬官之闕周官三

百六十多以事爲之。若記所云直百工焉爾矣。記之所載三十工。鄭氏以爲司空之官非矣。臨川俞氏復古編。謂司空之屬分寄於五官。同安邱氏取五官所屬歸於冬官六屬。適各得六十。著爲周禮定本。讀此而宛如全書焉。吳草廬周禮敘錄云。冬官雖闕。以尙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於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亾。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於經後。與俞王之說稍異。朱竹垞以百工爲非司空之官。何不取堯典皋陶謨讀之。堯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註言治百官而眾功皆廣也。皋陶謨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註云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曰百僚。

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其實一也百工之爲百官彰彰可考
焉若俞王吳朱之言皆不知天道至於冬而無事也冬官無事
故名司空何有大司空小司空之職又何用補惟王建國等句
更忘卻唐虞之以共工名官全不體會考工記國有六職四字
而妄爲臆說也洪容齋則以考工記出於劉歆歆常從揚子雲
學作奇字考工記多奇字他經鮮用以爲劉歆僞爲容齋以歆
子誤歆考工記之文非惟劉歆不能僞卽漢之馬班董賈恐亦
不能僞也非周公其孰能與於斯周禮本名周官周公成而未
行之書事多窒礙故不傳朱子以爲書之草扞誠然漢以後始
易周官之名爲周禮鄭康成以爲經禮三百非也臨孝存因孔

孟未嘗言及。遂詆爲黷亂不驗之書。何休亦詆爲六國陰謀之說。豈可與言周禮哉。程子曰。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灋。真西山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若程子與真氏。可謂知周禮者矣。

泰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辨

王泉之

邑船山王先生稗疏云舊說帝乙歸妹之時亦筮得此爻而獲祉夫文王作周易周公繫爻辭與商筮之用歸藏者象占各異安得沿襲商筮以占吉凶況歸妹爻辭亦云帝乙歸妹又何說邪隨元亨利貞穆姜筮之卽凶帝乙之吉非其位非其時者安能吉也抑史稱帝乙元妃無子早沒故微子之母以媵妾攝內主生紂帝乙一傳而殷亾何凶如之安所得以祉元吉殷天子號乙者湯稱天乙又有祖乙小乙不但紂父之爲乙則必有得淑女廣繼嗣以受天祐者非紂父明矣其云歸妹乃陽下於陰之詞二爲帝五爲妹陽反居中於內陰反正位於外男來就女

之象。婚姻之禮。至周始定。自周以前。男來就女。如今之贅壻。雖天子之貴。亦或用此制。故曰歸妹。言往歸于妹。與漸之言女歸者異。王氏以女處尊位。降身下二。是帝乙之女歸夫家。非歸妹矣。愚按稗疏辨正本義之說。其論誠是。至謂帝乙非紂父。歸妹爲男來就女。則非。商之君以乙稱者不一人。而紂之父獨稱帝乙。書酒誥自成湯。咸至於帝乙。成王畏相。多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皆原其始。以要其終。文王作易。當殷之末世。帝乙其所嘗事者。當時帝子下降。周公或目擊其事故。取以爲象。於泰言之於歸妹。亦言之。自不容泛指前之稱乙者。帝乙元妃無子。焉知不有女。況經云歸妹。或帝乙之父。猶有女之未嫁。

者於帝乙自當爲妹。左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其姨姑弟妹若而人則先帝之女當現今之帝而嫁。固事之常無可疑者。商之末不似周之季。尺地一民莫非其有。雖有叛國文且率以事紂。其餘少有不靖。則六師及之。故傳云紂之百克征不庭也。天下及紂之身而失。則就帝乙而言一統全盛。娶帝子者未必不可云以祉元吉。若其謂商之時男來就女。雖天子亦或用此制。其說尤不經。書曰釐降二女于漚汭。嬪于虞。曰降曰嬪。嫁之也。又曰娶於塗山。曰娶則女嫁而男娶也。王季值商之時。度亦遵商之制。其娶太任也。詩曰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不入贅也。文王爲太子時。娶太姒。亦止曰親迎于渭。安有天子而或贅於

人者。婦人謂嫁曰歸。故南國兩言之。子于歸。其下如此。其上可知。考程傳亦疑。帝乙不知誰屬。而特謂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爲禮法。困學紀聞歷引四說。子夏傳。帝乙歸妹。謂湯之歸妹也。京房載湯之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荀爽對策引。帝乙歸妹。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張說。鄆國公主銘亦云。帝唐降女。天乙歸妹。雖皆據湯而言。然卽是亦可知。下嫁之禮不自周始也。周嚴同姓爲婚。故禮記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豈有周以前女不適男。而男來就女。且制

通於天子乎。秦與歸妹以六居五之尊。故皆以歸帝子取象。斷以王氏女處尊位。降身下二之說爲確。

子見南子辨

王泉之

集註據史記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
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
孔叢子云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
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二說不同要皆以爲有
淫行之南子獨孫季昭名奕示兒編南子卽南蒯也何燕泉餘冬
序錄陳絳金壘子顧太初說略竝取其說余亦淡以爲然或曰
南蒯何以稱子余曰楊朱墨翟孟子之所淡闕者也而他日云
楊子取爲我墨子兼愛子者男子之美稱當時從楊墨者稱之
曰楊子墨子孟子亦隨口舉之南蒯叛魯借張公室之名安知

人不以男子相呼而記者隨日記之豈必如春秋之以稱名稱
字稱人爲褒貶邪且惡莫大於弑逆崔杼弑齊莊而魯論記曰
崔子又其一證矣羅整庵困知記云子見南子子路不悅疑夫
子欲因南子以求仕也當時王孫賈亦疑之媚奧之諷殆指南
子而言觀夫子所謂天厭之者卽獲罪於天之意蓋調停於魯
南蒯衛南子二說之間以南子爲夫人以見南子爲求仕周理
衷四書辨正極取之因謂昭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生襄公二
十二年是時年二十有二家語誌孔子長子子路九歲則當蒯叛
之時子路纔十三歲豈得受業門牆邪其說似辨繼閱辨正子
華使齊條而又笑其自相矛盾也閻百詩日向嘗以子華使齊

原思爲宰。竝爲魯司寇時事。旣考赤少孔子四十歲。子爲司寇。於時赤甫八歲。應是自衛反魯後。赤年將三十。求仕於季孫。久已富而粟多矣。辨正駁之云。子華使齊。固不必在爲司寇時。但不當以年定之。如以年論。則原思少孔子三十六歲。當爲司寇時。裁十四歲。亦未能爲宰也。大抵家語史記所紀弟子之年。多不可信。愚按辨正不信二書紀年一語。可謂如齊文宣之斬亂絲。顧以爲不足據乎。則不信於原思者。何獨信於子路。而引子路少孔子九歲之說。以駁季昭邪。以爲足據乎。春秋傳南蒯奔齊。在昭公十四年。則子路年十五矣。原思十四歲。而爲宰。子路甯不可十三歲。而受學。原思十四歲。而解辭祿。子路甯不能介。

十四五之年而疑見蒯也。弗擾召子欲往子路不悅。佛肸召子欲往子路引前言以相難。此則已見南蒯矣。與兩處欲往而尙未往又不同。想見子路之不悅實深。故夫子援天以自信。而因以曉子路。揆之情事較合。如史記孔叢子云云。孔子非聘賓。何得援見小君之禮以爲禮。牽與大饗之文以爲文。如羅整庵不疑南子有淫行。而轉疑孔子求奧援。儕子路之所見於王孫賈。豈非不倫之甚矣乎。

鄭聲辨

王泉之

朱子曰鄭衛之樂皆爲淫聲然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啻七之五衛猶爲男悅女之辭而鄭皆爲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故夫子論爲邦獨以鄭聲爲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也後之難朱者謂史記云古詩三千孔子取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舞雅頌之音鄭聲淫自其水土風氣之發於聲音者言之非繫乎詩詞故春秋傳諸大夫歌詩贈答多取材於鄭衛不以其詩詞爲淫尤不得以淫詩而目爲淫聲也近世周理折四書辨正獨力

伸朱子之說。謂鄭音好濫淫志。自春秋列國皆好之。鄭以女樂賂晉。又以淫樂之矇賂宋。魏文侯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趙列侯好音而愛鄭歌。則鄭聲之能惑人可知。如謂淫不繫乎詩詞。則樂記云。詩言其志。歌永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詩與聲本一貫也。豈有發聲則淫而詩詞則雅。判然爲二者乎。說似辨而實不然。按宮商角徵羽。宮最濁。羽最清。故周語云。大不過宮。細不過羽。凡聲之淫者多羽聲。左傳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羽聲多也。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宮聲多也。詩以言志。歌以永言。聲以依永。律以和聲。固未有淫詞而聲不淫者。亦有詞不淫而聲則淫者。子夏對魏文侯。

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今據朱子集傳鄭衛之詩多淫矣齊則淫詩殊少卽南山敝笱諸篇猶曰刺淫之詩也若宋本無詩又何以爲燕女溺志則聲之淫不專繫諸詩之淫矣且卽以詩論鄭之淫在下衛之淫在上宣公之奪媳昭伯之烝姜世族之相竊妻妾其亂遂至於亾如朱子云當云聲之淫莫甚於衛則聲之放莫切於衛何乃轉屬之鄭邪若其以淫詩之多寡論淫聲之甚不甚彼陳風十篇淫居其九胡不曰放陳聲而子夏之對文侯亦不聞舉陳音而并數之邪近來豔曲淫詞輕謳低唱比之箏笛此詩淫而聲亦淫之說也乃至貞女淑婦之曲

而歌者吹者柔曼以遲其聲亦復如是則詞不必淫而聲淫矣
卽如鄭風緇衣愛桓武羔裘美大夫雞鳴述賢夫婦而比以鄭
聲亦無解於淫傳之所謂細已甚也何必不發聲則淫而詩詞
則雅乎尤可證者周頌之酌賚般大武之樂章也國語云牧野
之事音皆尙宮而樂記謂有司失傳聲淫及商鄭孔謂有貪商
之聲或曰商聲主秋淫及於商則武王殺伐之心動以國語音
皆尙宮推之或說近是然愚意下云武王之志荒矣荒與淫相
應漢書禮樂志紂作淫樂史記稱師延作靡靡之樂竊疑以大
武之樂入靡靡之調故曰聲淫及商若非有司失傳則音比於
慢斯志疑於荒矣鄭聲亂雅樂此足以見今卽據先儒舊解尙

宮者可誤移於商。而酌賚般之詩詞猶是也。亦可知詩自詩聲自聲。不相離。究不相混。故鄭詩可以錄。而鄭聲所宜放。放之云者。并民間之所習而禁之。如周禮禁其過聲淫聲凶聲慢聲。非但不用之郊廟朝廷而已。至於詩則輶軒采之。太史陳之。不必如衛巫之監誦。國人莫敢言也。故就聲論淫。鄭爲最。宋次之。衛次之。齊又次之。詩則雖淫邪如陳。不在其限。朱子誤以鄭詩卽鄭聲。後人正當爲朱子功臣。不當爲朱子佞臣。又況卜序毛傳之說。鄭詩確指爲淫者。不過一二篇而已哉。

